

清河坊

湖上探春记

平湖秋月的红菱

西湖旧话

湖楼小撷

杭州的风俗

雷峰塔考略

重阳节游灵隐

苏堤

里西湖的一角落

钱江看潮记

弘一法师之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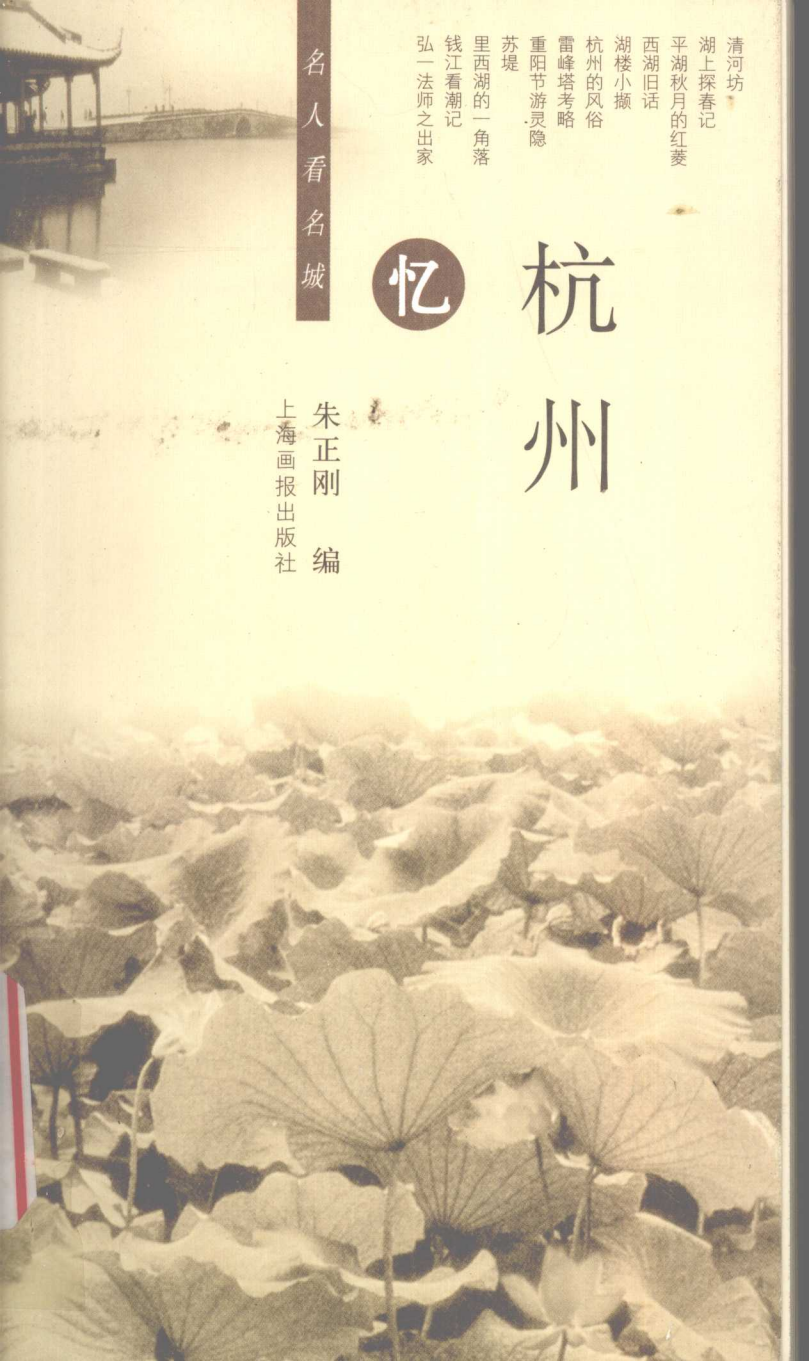
名人看名城

忆

杭州

朱正刚 编

上海画报出版社



名人看名城丛书

忆 杭 州

朱正刚 编

上海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忆杭州/朱正刚编. —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2

ISBN 7 - 80685 - 065 - 1

I. 忆... II. 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近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7861 号

策 划 倪墨炎 邓 明

责任编辑 高 艳

装帧设计 许尤佳

技术编辑 李 荀

忆杭州

朱正刚 编

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 印数 0001—32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85 - 065 - 1/J·066

定价 16.00 元

丛 书 小 引

名城是名人的摇篮。许多名人诞生在名城,成长在名城,创业在名城。他们是名城的优秀儿女。

名城是名人的荟萃之地。许多名人到名城探访,到名城参观,到名城学习,到名城旅游。他们是名城的嘉宾贵客。

名城与名人,相得益彰。

名人写名城,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写出了名城的特点、亮点,写出了名城之所以令人流连忘返的秘密。

我们汇集名人写名城的文字,主要是散文,让读者从各方面了解名城,从而热爱名城,同时还可以从美文中得到艺术的享受。

为了便于了解名城,我们辑集了不少名城的照片,力争图文并茂,以使读者赏心悦目。

编 者

新世纪元年元月于上海

目 录

丛书小引	编 者	
寒假西湖旅行写生记	刘海粟	1
湖上探春记	清 波	7
西子湖上	孙席珍	13
平湖秋月的红菱	许 杰	17
湖楼小撷	俞平伯	20
城站	俞平伯	31
清河坊	俞平伯	34
雷峰塔考略	俞平伯	39
杭州的风俗	徐宝山	46
西湖风光	徐宝山	51
白云庵	陈学昭	56
游龙井	钟敬文	61
重阳节游灵隐	钟敬文	68
怀杭州	钟敬文	73
关于“风雨茅庐”	钟敬文	78
苏堤	巴 金	81
忆西湖	梁得所	91
美术的杭州	林风眠	96
西湖莼菜	陆晶清	105
杭游杂感	宋春舫	111

春日游杭记	林语堂	115
杭江之秋	傅东华	120
杭州的八月	郁达夫	126
玉皇山	郁达夫	128
里西湖的一角落	郁达夫	131
记风雨茅庐	郁达夫	135
杭州湖楼话雨	黄炎培	138
湖上	黎烈文	141
岁暮还乡记	倪貽德	146
钱江看潮记	丰子恺	156
西湖船	丰子恺	161
西湖春游	丰子恺	166
杭州写生	丰子恺	172
一个追忆	夏丏尊	176
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丏尊	179
忆杭州	艾 青	185
赏桂记	施蛰存	189
访康有为故宅	张天畴	193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弘 一	198
忆龙井	胡同光	205
在西湖——抗战结束那一天	柯 灵	208
胡雪岩之世系	郑逸梅	214
杭州之得名	钟毓龙	216
重游玉皇山小记	许钦文	218
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	周作人	222
杭州摭忆	杜 宣	226
杭州史迹	曹聚仁	234
杭州湖上	曹聚仁	239
西湖旧话	楼适夷	245
201. 新晶画		
编后记	朱正刚	250

寒假西湖旅行写生记

刘海粟

余人旅行写生，萦之寝馈者，非一日矣。每欲遍游国内，写风土人情，供人观览，俾吾人得以交换知识，此于美感教育、社会教育均有绝大关系。只以校务羁身，终朝碌碌，不遂所志，此亦憾事也。

戊午冬，我校既行寒假，乃决意作第五次之西湖写生。临行之日，乃谗诸同事曰：“余今日拟赴杭写生，为期预定一周。诸君宜俟余归，方得离校。”同事诸君均讶曰：“时方严寒，北风怒吼，肤为之裂，先生奚能赴山野作画耶？”余笑而言曰：“写生心热，天寒心不寒。”余意决。下午二时且将启行矣。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星期日）即旧历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二时许，束行装，乘沪杭车。一路严寒逼人，殊不可耐。车中即作速写三帧：一为大腹贾，于车座中写得，其人未觉；一为学生，当速写之际，此学生颇为注意，察其神，始则疑，继则惧，及余作毕，乃告旁座之老者，老者疑有意外，与余通款曲，余道姓氏，出所作示之，并告以理由，彼始释然；其余一帧，乃一妇人也。

晚七时抵杭，下车出栅，有赳赳桓桓之丘八爷拦阻去路，正纷扰间，一黄衣佩刀者至，余乃出示名片，渠答礼至恭，嘱丘八爷在行篋上以粉笔划一“十”字，围乃得解。出站后寓旧旗营清泰第二旅馆，此处距西湖甚近，房舍清洁，饮食可口，惟房值之昂，较上海旅馆有增无减。

焉。寓客多显宦,是晚有一督军公子携眷来,亦寓于此。一时纷纷投刺者甚众,默数其仆从男女,不下二十余人,杂沓之声,射地人影,几使人心悸。官僚之威风,真足豪也。

二十日。八时晨兴,正盥漱间,周伯华(炎)知余到杭,特来作伴。早膳后九时许,偕周生由旗营登舟泛湖,至三潭印月,作三角亭毕,赴高庄午餐后,直行至外湖,泛棹波心,孤客扁舟,极夷旷之致。初以湖为岸阔波平与昔无异也,不意舟近平湖秋月,而天然之白堤,早为犹太资本家哈同在水浅涸处筑石为岸,建以华夷杂式之亭阁数楹,约一里许,西湖之面目为之一变。遂出绘具写公园建筑物。历图书馆、陆宣公祠、忠烈祠而返。下午彤云密布,北风凛冽,寒不可御,画兴欠豪。周生手冻欲裂,甚苦之。湖中各处古代建筑,均由西湖工程局加以



西湖边的西式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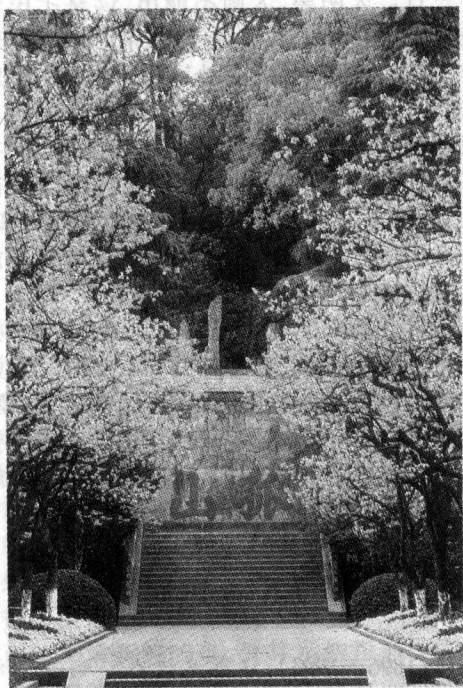
修葺，而变其原有之色彩，如昔之蓝色、红色，今则饰以灰色或白色，在主事者观之以为美观之改良，而在我辈绘画者，则不免受其影响。

二十一日。天气严冷，水滴成冰。上午九时起雪花大降，至晚始止。周生仍冒雪而来，徐继垣（即马徐维邦，后从事电影工作）亦相继至。余正苦寂寞，而得此二人作伴，心甚感之。但以无所事，乃令周生坐、徐生立，为余作速写之资料。作毕，余亦迭为两生之写生资料焉。约十分钟而成，二人所作均肖，乐甚。下午写清泰旅馆之阳台，行人杳杂，颇饶兴趣，同寓之客集而观者甚众。馆工待余甚厚，见人至，辄高声而呼曰：此上海某学校之某先生也，所打图样已不少矣。于是余之名大噪于旅馆，皆馆工之力也。迨三时许，凭窗俯视城隍山，洁白晶莹，已成一片银世界矣。斯时也，太虚空明，万籁俱寂，古人咏雪有云：“叶飞林失影，冰合涧无声。”正此景象也。乃依窗作远眺湖山积雪一帧。昔王右丞有江干雪意及雪山之作，余今日亦仿而行之，作二帧，至晚脱稿，雪亦止。乃出行百武至钱塘门，徘徊瞻眺，盖欲预备明日为雪景之资料也。余去年写钱塘门时见建筑颇壮伟，今则城楼二层悉已拆除，顿改旧观，抚今思昔，不禁沧桑之感焉。所幸者，去年所绘之钱塘门仍存篋中，则为一大纪念品矣。

二十二日。天气阴寒，积雪甚厚，大有“一夕玉龙戏，琼瑶堆满山”之景象。偕周生出钱塘，经白堤，步行之公园，登孤山之巅，写山石与文澜阁之雪景。天气奇冷，手指木僵，寒风飒飒，砭人肌骨，而欲于冰天雪地中作野外之写生，安得不齿战股栗耶！意颇滞迟，继念此机不可失，遂奋勇为之，卒成雪景两帧。手力几疲，雪尤皎洁，昔东坡有“手力尽时画更佳”一语，于此益信。时有显者四人在山中设筵赏雪，见余等在山写生，乃相率来观。甲曰：“此乃测量局之打样者。”乙曰：“否，盖沪上

之新画师来取雪景，以便制月份牌赚钱也，故不畏寒而肯来。”丙曰：“吾国画师无写实者，惟日本人与西洋人则常来此间写生。观此人之装束，恰为日本人无疑。”余与周生不觉哑然失笑，四人均面呈惭色而去。周生曰：“吾国人对于美育知识之幼稚固不必论，而社会之轻视美术于此可证。故青年学子有志于此者甚多，辄为其父兄所阻，以余所知者已不少矣，先生将何以设法提倡之？”余曰：“美感本是人之天性，故予创‘无美感即无道德’之说。但我国向轻视美育，一时自难转移。但苟有人能提倡以正当之学说，表美育之效用，不数年间即可收效。盖爱美既为人人固有本性，苟非误用其美，即可为人尊重。第一须使社会深知美非专供吾人消遣装饰之用；第二要使一般业美术的人，授以相当的学问，从大的广的方面着想，尊重人格，不至误用其技能，明了美育的本旨。如今之所谓美术家者产生愈多，则吾国美术前途愈绝望。顷间某乙之言余颇感之，盖有价值之言也，其谓余等不怕冷而来此写生，为制月份牌赚钱，此言恰如现在一般自命美术家之宗旨也。汝其味之。”周生唯唯。

下山午餐“楼外楼”，索资甚昂。侍者言：严寒天气，日无一客至，虽得此价，尚无利之可言。咄哉，此时殆如久饿之豺虎，见食垂涎，几不可耐，亦何暇计其值耶。再从徐烈士墓旁登孤山。是时迷漫黑云豁然开朗，一若吾辈冒雪写生而获天公之嘉奖然者。余感此益觉不能不自奋励，故锐进之心不少却。及山之半，度一峭壁，上题“孤山一片云”数字，此南田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古趣盎然，新意警拔”者是也。又陟林处士墓，远眺玉皇、城隍二山均呈翠蓝色，与孤山峰巒之嫩竹相掩映。云气环绕，飘飘欲仙，不惟令人作羲皇上人想，且疑身已入蓬莱岛，乐可知矣。遂即此境截取章法而绘之，惜无扛鼎之健笔，未能得其万一耳！再东行，于绿竹丛中见一亭，篁箬苍翠，怪石嶙峋，错落有古致。壁罅间



孤山

茁出奇松一株，自壁隙下垂，复折而上，令人对之泠然神远。此松与亭之间，积雪盈盈，一白无际，远处峰峦重叠，隐约可辨。此时夕阳在山，四下无云，暝色苍茫，荒烟缭绕。卒以十分钟速写雪景一帧。

天气虽寒，画兴反浓，故今日所作最多。昔南田题雪景有云：“雪霁后写得天寒木落，石齿出轮，以赠赏音，聊志我辈浩荡坚洁。”余于雪霁后尽日与孤山作缘者，即师此意也。

二十三日。天阴黑，大雨不能出，读蔡子民著哲学二篇。晚得校中会计张君曜快信，略谓余之从兄敬熙以脑疾复作，卒于里第，寸衷枵触，倍形歔歔。从兄之为人，诚实忠朴，南通师范第一届最优等毕业生也。张季直先生颇器重之，历任南通师范、两淮中学教员，在常经营教育事业有年，煞费苦心，今之县立女师范之得以树立，从兄之力居多。不幸天不假年，遽令赍志以歿，洵可悲也！余写生热情为之打消，意兴索然。此行不能依预计日期矣，遂于翌日整理行装，先作归计。

二十四日。晨乘沪杭火车返沪。翌日旋里，抚敬熙之棺而哭，并书联挽之。联语曰：“天道无常衡，如兄勉力持家，热心兴学，兼之鹿食可风，若凭阴鹭，宜蒙祖庥，疑佛说轮回，世界华严都色相；人生等泡影，似此怀才未竟，赍志以终，犹且象贤空卜，偶樱疾疴，遽遭不禄，听噩耗随至，寸衷枵触倍歔歔。”

——选自 1919 年 7 月《美术》第 2 期

刘海粟(1896—1993)，江苏武进人。创办上海美术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画家。擅长国画、油画，出版有多种画册。著有《画学真詮》、《刘海粟艺术文选》等。

湖上探春记

清 波

西湖,是中国的名胜地方,也算是世界上有名的所在。这几年,交通便利,逛西湖的人,一年比一年多起来。我也是崇拜西湖的一个信徒,春秋佳日,我总要抽空去朝觐它几次,前天我又去逛了两天。人人逛西湖的,总有几篇游记,记山水之胜,风景之美,我想那是千篇一律的话,也用不着我来絮絮叨叨地说了。我如今只拣我所见所闻西湖上最近的事体,和我对于西湖上新鲜的感想,略写几段,也算是我一个游踪的纪念品,也算是我旅行的报告书。

西湖上最新鲜的事,要算重修岳庙,大功告成一件事了。说起这岳庙重修的缘起,很有一点神话趣味,不能不先述它一述。那年还是倪嗣冲做安徽督军的时候,不知怎么倪大帅忽得一梦,说是岳武穆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面,露出很烦闷的样子。倪大帅走过去,岳武穆竟向他招手,指指破房子,一声也不响。倪大帅的脑筋中,本有岳武穆一种威严忠正的印象。如今见他一招手,不知是祸是福,不免大吃一惊,倪大帅便汗流浹背地醒了。醒了以后,将这梦说与众参谋参详,其中解释各异,吉凶异词。最后有一个伶俐的参谋道:“这个梦丝毫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老实说,西湖上岳武穆的坟墓庙宇,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岳武穆指指房子,大概是要打大帅一个抽丰,请大帅替他修庙修坟的意思罢了。”倪大帅听

了，很以为然。便立刻派了一位干练的副官，携带了祭品，赶到西湖，先祭了一祭岳武穆。又将发起修岳庙的意见，和浙江的督军一商量，这种有利无弊的好事，当然赞成。后来算一算改造庙宇、修理坟墓，非几十万元不办。要浙皖两省督军拿出来，数目太巨，未免肉痛，便想出一个通力合作的办法来，请各省督军捐款，以期众擎易举。民国时代的督军，钱是不生问题的，这一声吆喝，顷刻之间，你一万，他二万。没有几天，预定的数目，已募集到了。听说总算一共有二十五六万，内中奉天督军张作霖出的最多。有人说，张大帅出了这笔款子，不上两年，做到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升官发财，未尝不是岳武穆的暗中呵护呢！就是那发起修庙的倪大帅，虽解了军权，仍旧是平安无事，坐享余年，没一些儿风波，也未尝不是岳武穆维护之功，化险为夷呢！这是修岳墓的动机历史。

各省捐款集好以后，由浙江督军派人，特组了一所“重修岳陵事务所”，专办工程事宜。款足权专，不上三年，一座巍峨轮奂的新岳庙，已告成功，那气象雄伟，油饰富丽，比到从前东倒西歪的岳庙，好像上海闸北河浜、江北茅棚，与福州路的新工部局比较，真有天渊之别！岳武穆在天之灵，也应含笑道：“人人说军阀不好，我们军阀自身，却不能昧良心说这句话呢！”岳庙的大门口以迄大殿，柱子上挂着许多金碧辉煌簇新的匾额和楹联，好像城里暴发户的绅士家大厅似的。再一看那题楹联和上匾额的人，全是浙江省赫赫现任的官长军阀。有人说：如果谁要查浙江的当道职名，不必去翻同官录、缙绅谱，到岳庙大殿上柱子上查一查，便一目了然，百无一漏。想不到岳庙的柱子倒是大人老爷们露脸子出风头的地方呢！我们平民只好立在柱子下面，背着两只手，仰起头来，一字一字地，恭读大作罢了。

岳坟的前面，跪着秦桧、王氏等四个奸人铁像。向来有一个习惯，男客走到铁像面前，总要向它小便一次，



岳飞墓

据说回去，可以发财的。其实发财这句话，是有人假托的。不过奖励人对秦桧小便，表示污辱奸人的愤怒意思罢了。秦桧的铁像，自经千万人的尿溺注射，铁像已冲得发黄。如今重修岳庙的人，连带的也将秦桧、王氏等四个铁像石栏杆外边，加上一重木棚，旁边又贴着一张揭示，是“不准小便”。有一个游客笑着说：“奸臣秦桧也算修到今日，居然有人保护他，替他加一层岗卫，免得污秽淋头了。”这句话，虽然滑稽，倒还有点风趣呢！

岳坟前面的墙，做成了一种城墙的格式。有人见了不懂。难道岳老爷还怕金兀术来攻打他坟墓，坟前筑这一道很高的城墙，预备安设炮位，防御敌人吗？

广化寺旁边的俞楼，人人晓得是德清俞曲园先生的。俞楼占地虽是窄狭的一小条，可是地位很美，可以坐收里外湖之胜。俞楼从前的建筑，是假山石占了全园

十分之八,假山石上几座小亭,一所危楼而已。论到构造的人意匠,大概是纯粹取一种“丘壑主义”,可是不甚适用,而且假山石年久失修,一块一块剥落下来,差不多和崩裂的火山相似,谁也不敢走过去,恐怕岩崖掉下来,打破头颅。所以“俞楼”这一处建筑物,人人心中的观念,将它比作俞曲园先生所著的《经学书》。文学却不能算坏,可是一点趣味没有,无人敢去问津。危楼一角,因此无代价地租给野狐山鸟栖息了约莫有二三十年。如今旧式的俞楼忽然改造了,所有内中旧有的山石花木,粪除一清,推翻得干干净净,腾出地盘却造了一座方正四面开窗的洋楼。这改造的计划,和改造的经济,并不是曲园先生后裔的主张担任,却是曲园先生一位贤外孙许引之一手办理的。许引之又是谁呢?也是杭州人,从前做过多年山东和浙江的烟酒公卖局长,如今洗手不做,替他外祖改造园林,真是一件风雅的事。不过俞曲园先生想不到身后数十年,他那皱瘦透的俞楼,会变作西洋式的建筑物。不晓得俞先生魂兮归来,是否发生一种“用夷变夏”的感慨没有?

清波门外,净慈寺前,那几块湖中的淤滩,从前远远望过去,仿佛是几座荒岛,今年已全没有了。全给工程局的挖泥机器挖去,湖面因此阔了好些。游船向西湖的西北角上去,没有胶滞的障碍,也便当许多。这一件事,我们游客,和爱西湖的人,不能不向官厅表示一种感谢的态度。

里湖里面,背着公园,朝北的一片山地,如今忽然添出了几座簇新高大的私家坟墓。在孝子顺孙,埋他先人的遗骸,在山水名胜、风景优美的地方,他那意思,却不能批评他一个不是。可是西湖有限,湖滨的好地方更有限。仗着金钱势力,竟一块一块割据起来筑坟墓,夺生人的山水窟,做朽骨的贮藏所,未免可惜。这样巧取豪夺起来,西湖简直要变作“鬼湖”了!苏小小墓,在西泠

桥堍。去年警察厅修筑沿堤马路，规划路线的时候，觉得这座坟亭，在桥下转角，很为交通的障碍，要想将它拆去，那时候苏小小的西湖上的位置，真岌岌可危。后来有许多人不答应，据理和官厅去抗辩，叫它妥为保存。我去年游湖的时候，亲眼看见苏小小的坟，已动工拆毁。我特为去凭吊一番，我心里想着明年再来时，香冢一定要夷为平地了。此番我舟过西泠桥，看见苏小小坟，仍旧巍然存在，不过因桥工路线的关系，将地位略移动些。孤亭照水，抔土埋香，不减年时胜概。我因此发生了一种感想，西湖上有许多赫赫大名人物的栗主坟墓，被人一占再占，一迁再迁，忽而发还，忽而充公（如刘果敏及盛宣怀祠之类），不知凡几。中间还要经多少的诉讼争执，人情关说，不如这苏小小一个妓女的孤坟，至今存在。她也并没有什么后裔子孙，出头保管，可是阅尽兴亡，几经鼎革，竟推翻它不了，可想一个人的传与不传，起后人的爱惜与否，原不必靠着政治上的权威。靠着政治威权所占下的势力，难免要有失败的时候，所以大官之墓，不及妓女之坟！

杭州土做一种手杖，以细竹为之，两头包着白铜，轻灵便捷。游山逛湖的客人，不论男女，都喜欢买一根。它第一受买主的欢迎，就是价值便宜，每根只售两角小洋（至贵者三角）。所以它的销路很畅旺。有人说，这司狄克的竹子，从前就是旱烟管的材料。近年纸烟盛行，旱烟淘汰，旱烟管当然也无人过问，不想一变而为司狄克。于是美人名士、娇娃政客，都喜欢和它亲近，认它做一个游山的隽侣，这也算是“竹”的幸运。倘若它仍旧做旱烟管，终身不过伴着乡下老农，尝那田园的风味罢了。

西湖上装摩托的游艇，渐渐地多了。新新旅馆已备了四艘，专预备游客雇用。可是价值很贵，每天要七八元。遇着外国人，还要敲一竹杠，加倍索取。比较人力的游艇，要贵到十分之八，可是比较上海租汽车兜风，五